

紅粉飄零

奧尼爾著 王思曾譯

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

紅粉飄零

▲白報紙本定價三元五角整▼

版權不准
所翻印

譯者 王思曾

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

南京：申家巷二十一號

代表人 盧逮曾

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

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
全國各大書局

第一部

劇中人

馬查理

黎亨利教授

黎妮娜——教授的女兒

戴愛蒙

艾珊

艾太太——艾母。

艾高敦

安黛琳

劇中人

景

第一部

第一幕：新英格蘭某一個有大學的小城，黎教授家的書房——夏末的一個午後。

第二幕：同上。次年秋天。夜間。

第三幕：紐約州北部艾珊家的餐室。次年暮春。早晨。

第四幕：佈景與一二幕同。同年的秋天。黃昏。

第五幕：艾珊在紐約近郊海濱所租小屋中的會客室。次年四月。早晨。

第二部

第六幕：同前。一年多以後。黃昏。

第七幕：公園路艾珊家的會客室。約十一年以後。正午剛過。

第八幕：泊在泡吉諾賽船終點附近的艾珊的遊艇後艙面的斷面。十年以後。

紅粉飄零

下午。

第九幕：長片艾珊尼的曬台。數月以後。黃昏。

第一幕

景：新英格蘭其一個有大學的小城。教授住宅的書房。書房位於整所住宅的前部，窗戶是一片狹長的空地，草地前面，便是狹窄的住宅前的街道。書房並不高大。傢俱是新英格蘭的舊式傢俱，想必主人的嗜好如此。四壁固以麻玻璃的書架，高度幾與天花板相齊。架上排滿了書籍，大部分為希臘文及拉丁文的文學名著，其中不乏古本秘笈，以次為法德意三種文字的文學名著，及古代英國作家的著作，當時的紅法仍然虛懷若谷的樣子，稍後的著作寥寥無幾，其中最近代的人約要排沙置棄了。室內的空氣表現一種高尚的閒雅，這屋子顯然是精心營造的一個安身之處，從現實裏逃避出來的人住在這裏，背後有過去的文化來保護他，讓他可以自命不凡的，矜憐的，甚至很開心的，很安全的，活著一段距離觀察現代。

室內有一張大小適中的桌子，一把沉重的圓手椅，一把搖椅，一張鋪着墊子的舊長凳。桌子在圓手椅的右旁，面朝左，搖椅在正中，條凳在右方。

舞台後方，右面牆上的一扇門，便是入口。

八月某日的黃昏時候，樹影裏的陽光又清涼又朦朧，把室內充滿了恬適的光線。

右方傳來步履——一個中年婦女——的聲音，口氣又熟識又恭敬，搖着馬查埋人。他是一個細長身材的男子，年紀三十五歲，服裝非常講究，分明是在英格蘭縫製的，他的外表，很像一個英國

化的新英格蘭紳士。他的臉稍長，鼻子又高又窄，前額寬廣，兩隻眼睛又藍又濕潤，顯然也是一個夢幻的自我分析者，一對善於說俏皮話的薄嘴唇，帶着些兒憂鬱。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女人性格，但不論在外表上和行動上都顯不出。他的態度又冷靜又安詳。他談話又精密又小心，好像在他自己談話一樣。他的手長而腕弱，肌肉不發達，所以兩肩下垂，他從來不顯着運動，一向被人認為身體柔弱。他的性格安祥可愛，隨和而又虛心的和你親善，饒喜歡聽別人說話，並為同情別人，喜歡別人，也被別人歡喜。

馬查理

（他恰站在門內，又高又禿的身子倚着背後的書 向女僕點頭還禮，和藹地微笑着。）
我就在這兒等着吧，瑪麗。

（他目送了她一會兒，回頭頭來慢慢地把室內環視了一周，十分賞識他所熟知的書中的旨趣。
他親切地笑着，快樂地拉着長聲朗誦。）
好一個神聖的地方！

（他的聲音又單調又好傾身心事，眼睛懶懶地凝視着他飄忽的思慮。）
◆ 這教授的書房真其盡美盡善！……

（微笑。）

◆ 純粹古典派……新英格蘭人，配合上古臘文！……

（他正望着書。）

◆這些年來，他沒有譯置一本書……我初次到這兒來是幾歲……六歲……同我父親……父親……他的臉變得多麼陰沉！……他在臨死前的一刹那，想要和我說話……那醫院……渾沌沌的過道裏，一股子愛多芳的氣味……大熱的夏天……我躺下身子去……他的聲音弱極了……我聽不明白……有哪個做兒子的，能够聽得明白呢？……永遠是太近，太快，太遠，太遲了！……

（他愁容滿面，想起父親死時，他年方弱冠，那種悲痛昏迷的情形。他搖了搖頭，驅散了這些思想，竭力鎮靜着在室內徘徊。）

◆在這樣溫柔的一個黃昏裏，回想這些事情……我在這可愛的古城裏，已經住了三個月……我不再到歐洲去了……在那裏一行也寫不出來……許多人都竟為甚麼死的，為甚麼殘疾的，這個嚴重的問題，我怎麼回答得出來？……我實在回答不出來！……

（他嘆了一口氣——嘲笑他自己似的。）

◆可是回到這兒來……溫柔的發問題的是生命的插曲……在這昏昏的城裏……多少漂亮人物，思前想後的，每天下午走動着……把他們的習慣，親切的記載下來……藉此可以搬弄好聽的詞藻……我的幾部小說……絲毫也不做大……

（接着自己安慰自己。）

◆可是顯然也有讀者愛好它們……而且我能夠寫……比目前這些專門描寫性愛的小

說家們還能寫……明天我必得動筆了……將來我還要寫這教授寫在小說裏……還有他的太太……她已經死去六年了，誰能相信……他太太有多麼活潑……可憐的教授！現在是妮娜來管着他了……可是這又不同……從她在懷抱裏的時候起，她一向也就管着我……她現在已經長大了……懂得我也懂得死……高敦在飛機裏燒死了……就在停戰的前兩天……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……他那運動家的身體……她的情人……變成了一堆燒焦的骨頭，在那歪斜的鋼架子裏……莫怪她急病了……母親說她近來變得很有趣……母親見我關心她，像是很嫉妒……爲甚麼我從來沒有愛上妮娜？……我會不會？……那樣……時常抱她在我膝蓋上跳舞……放她坐在我的大腿上……就是現在她從來不去想那些了……有時她的頭髮和皮膚的香味……好像是夢一般的香料……夢一般的……討厭的就是這個……過去的種種，都是一場夢……我的性生活竟是一番空想！……

（痛苦的笑。）

◇爲甚麼？……哦，愈想愈不着邊際……這可惡的性慾……現在我們這麼懦弱，誰敢公開攻擊荒淫的事情……都是說大話……好比一般太監，誇耀他們的陽物……現了他們的原形……他們騙誰？……連他們自己都騙不過！……

（臉上忽然充滿了痛苦與厭惡。）

◇「哇！……永遠記着這個！……我爲甚麼總忘不下？……就像昨天一樣清楚，真讓我受不了……先修班……復活節……包肥第和富捷克……那下等窩子……一塊錢！……我當初爲甚麼去呢？……捷克，死了的那個賭鬼……我當初多麼羨慕他！……害怕他嘲笑我……他指着那箇意大利姑娘……『你玩她！……他激我……我不過去……嚇了我一大跳……她簡直是一口豬！……臉上一團邪氣，塗了大塊的胭脂和粉……又陰沉又傲慢……圓圓的身子……短短的腿和蠢蠢的腳踝……那額里的貧血窟……土頭土腦地作什麼？你上去啊，小伙子！……小伙子！……我那時還只是一個小伙子！……十六歲……就嘗試成人的事情……再也不好意思見捷克，除非……傻瓜！……我滿可以向他扯謊！……可是我很老實，以爲那個淫婦定會覺得受了侮辱，如果我……哦，傻孩子！……我回到旅館裏，一直等到他們睡熟……於是哭了……想起了母親……覺得我污辱了她……和我自己……永遠！……」

（苦痛地嘲笑）

◇「青春的愛情的夢好不甜蜜，人生沒有東西可與相比，甚麼？……」（不耐煩地跳了一下。）

◇「爲什麼我心裏總惦着這箇？……太傻了……實在是沒有什麼要緊……像我那樣歲數的少年，誰也免不了這種事情……」

（他聽見有人從右方急忙走來，便轉過身去看。見教授人，臉上帶着不高的福氣，兩鬢已做出快樂的表情。他身材細小，年紀五十五歲，髮灰色，禿頭頂。臉上各部雖然顯得太小，太細弱，却有一種沈思的神情，與可以諷刺的善意。他性情懶劇，他的防學，便是在課室裏那種目空一切的態度。遇到關於日常利害的事情，他的觀念就變得偏狹，這種天性加強了他的防禦（雖然他在瞭解希臘與羅馬帝國的風俗道德一方面，態度最自由——甚至於是最激烈的！）然而他在教室裏的這種鎮定，他却不能帶到教室以外。他態度裏有一種難以使人相信的成分，使得多數聽衆——特別是教授本人——不知怎的受著。幸虧馬查理是他的老學生，而且提過便認識，所以他對馬查理還很自然。）

馬查理

（他出手去——非常高興。）

我回來了，先生！

黎教授！

（一面和他握手，一面拍拍肩膀——揮着熱誠。）

我看見你非常高興，查理！我想不到，我們真想不到你回來的這樣快！

（他坐在桌子左首的椅子上，馬查理坐在搖椅上。）

（眼睛離開了馬查理片刻，想到於自己有好處，臉上充滿了放心的神氣。）

◇運氣不錯，他每一次回來……總能使妮娜平靜的……

馬查理

我連作夢也沒想到回來的這樣快。可是先生，歐洲這陣死的人太多了，他們都不敢把人數發表呢。

黎教授

（臉色陰沉起來。）

對了，自從開戰以來，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完全變了，我想你也看得出來。

（憤恨地想。）

◇這場大戰……高敦！……

馬查理

歐洲已經『西化了』——

（想入非非地微笑。）

我們希望它是學美國吧！

（蹙額地。）

我真受不了。在那兒，死人的家屬給死人守屍的，已經有幾百萬了——

（就事論事地。）

我也是在浪費我的時間。我一行也寫不出來。

（歡樂地。）

可是妮娜在什麼地方？我必得要見她！

第一幕

黎教授

她立刻就來。她說她要把一件事情想好——你會覺得麗娜變了，查理，大大地變了！
(嘆息——又想，像是慚愧驚愕的樣子。)

◇早飯時候她開口就說……『我夢見高敦了』……就彷彿她要挖苦我……多麼荒謬！……她的眼睛一閃閃的！……

(忽然忿憤地漏出了一句。)

她夢見了高敦。

馬查理

(驚異地望著他，覺得開心。)

我看那不能就說是變了吧？

黎教授

(想，沒有理會他的話。)

◇不過我必得時常記在心上，她不比從前了……她現在生病……

馬查理

(想。)

◇接到高敦死訊的那個早晨……她的臉色像土一樣……失去了美麗……多麼美麗的

臉，也禁不起悲傷……後來煩惱……

（關切地。）

你說她變了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先生？到我臨走的時候，她似乎已經不那樣昏迷的怕人了。

黎教授

（緩緩地細心地。）

對了，今年夏天，她常常打高爾夫球，打網球，和朋友們坐車兜風，跳舞也跳得很起勁兒。吃起東西來，簡直是大口的吞。

（受驚地想。）

◇早飯……『夢見高敦了』……她眼睛裏的神氣，多麼恨我！……

馬查理

你這樣說，可是好極了！我臨走的時候，她誰都不肯見，什麼地方也不肯去。

（憐憫地想。）

◇從這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……身子那樣瘦，臉色蒼白……眼睛沒有一點神采！……

黎教授

唉，她現在變得恰恰相反了！什麼人都見——傻瓜，笨蛋，——就好像她不識好歹，

不願意分箇好歹一樣。她說話總是沒有完，查理——那簡直是存心胡說！不肯正經！對於什麼都取玩笑的態度！

馬查理

（安慰地。）

哦，那當然是她想要忘掉從前的事情，才這樣做咧。

黎教授

（心不在焉地。）

對了。

（與他自己講理。）

◆我要不要告訴他？……不必……說來像是傻話……可是單獨一個人知道這事，也真可怕……假使妮娜的母親活着……我的太太……死了！……有一箇時期，我真覺得輕鬆不少！……太太！……賢內助！……我多麼需要人來幫助！……沒有用！……她已經死了！……

馬查理

（注視着他——竟然對他表示親切，想。）

◆這個心好的人……像是心中不安……總爲一些事情煩惱……他非使妮娜厭煩不可

……

（自信地。）

別管那個姑娘，也不能立刻忘下高敦，特別是受了打擊以後，他死的那麼慘。

藥教授

（不高興地。）

我明白。

（憤恨地想。）

◆高敦……他們每一個人總說着高敦！……

馬查理

哦，我還把塞丹附近，高敦飛機出事的地方找了出來。妮娜叫我找的，你知道。

藥教授

（不安——規勸地。）

你千萬別再向她提了！如果你願意她回復健康，你就得讓她忘掉這件事情。查理，人到底還要活下去的，妮娜也不能永遠守着那箇屍首！

（竭力制止他的不安，用客觀的聲調談了下去。）

你看，我竭力要把事情觀察清楚，不動絲毫感情。也許你還記得，聽到高敦的死訊，

第一幕

一一